

【宗教学研究】

DOI:10.13467/j.cnki.jbuss.2018.05.010

《神祠存废标准》与清末以来对儒教神祇的清理^{*}

李 申

(上海师范大学 哲学系,上海 200234)

[摘 要]1928年颁布的《神祠存废标准》记载了国家政权清理传统神祇的情况。此一清理,从清朝末年就开始了。这些清理状况表明,中国古代,在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外,还存在着一个以信仰天地日月、山河湖海,以及人间英雄贤哲为神祇的儒教。而当时清理传统神祇的经验教训,也可作为今天的参考。

[关键词]儒教;神祠;神祇;淫祀;先哲

[中图分类号]B9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93(2018)05-060-06

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年间,当时的政府对传统儒教的神祇不断进行了清理。特别是1928年颁布的《神祠存废标准》,是对传统神祇的全面清理,也是彻底废除儒教神祇的宣言。^{[1](P495-506)}研究《神祠存废标准》和清末以来对儒教神祇的清理活动,对于认识传统文化的性质,对于今天应该如何对待传统文化,都会有一定的帮助。

一、清朝末年张之洞、康有为的“废淫祀”主张

清朝末年,为了应付日益严重的所谓“内忧外患”,清政府开始了大规模的“西学”运动。学习西学最重要的措施,就是开办新式学堂。然而,开办新式学堂需要经费,也需要校舍,怎么解决?张之洞建议,用各地的善堂、祠堂或者佛寺、道观充当。其具体办法,载于他的名著《劝学篇·设学》。

《设学篇》指出,自从皇帝下诏开办学堂以来,“兴办者无多”。重要原因,是没有经费。张之洞建议,“先以书院改为之”。清朝书院的经费,多数由政府提供。因此,这是解决经费和校

舍的第一个办法。但是有人指出,府县书院的经费有限,校舍也很小,甚至没有,无法容纳大量的师生,也难以购买书籍和教学器具。张之洞又建议,可以把各地的“善堂”改做学堂,用赛会演戏的经费和“祠堂”的经费兴办学堂。然而,还是不够,怎么办?张之洞的第三个办法,就是“以佛道寺观改为之”。^[2]

他说,今天各地的佛寺道观,不只数万,而且都有田产。如果改做学堂,校舍和经费都可以解决。而且他指出,由于基督教的传入,佛教、道教日渐衰落,“其势不能久存”。“佛教已际末法中半之运,道家亦有其鬼不神之忧”。如果兴办学堂,儒教振兴,佛教、道教也可以跟着沾光。

不过,也不能把所有的佛寺道观都改做学堂。他建议,每一县的寺观,只以十分之七做学堂。改做学堂的寺观的田产,也只用十分之七做学校经费。其余仍然归僧人、道士支配。为了使僧人、道士能够愉快接受这个方案,他还建议,表彰有关的僧人、道士。其本人不愿接受表彰,可以表彰他的家人或亲属。奖励的办法,就

* [收稿日期]2018-06-20

[作者简介]李 申(1946-),男,河南孟津人,哲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儒教和宗教理论。

是给他们的亲属官职。

张之洞著《劝学篇》同时,康有为屡次上书,主张变法,包括变革教育,主张变革儒教。变革教育,主张开办新式学堂;变革儒教,主张广建孔子庙堂。开办新式学校和广建孔子庙堂都涉及一个问题,就是房子问题。康有为的建议是,在儒教范围内,取缔一切淫祀庙宇。儒教以外,取缔一切佛寺道观。依康有为的见解,不仅佛寺道观都是淫祀,在儒教范围内,除了天地祭坛和孔庙,其他坛庙也就都是淫祀。

康有为说,中国之所以又贫又弱,主要是儒教自身对教义宣传不力。其表现,就是孔庙太少。不像基督教,几乎每个村庄都有教堂。而孔子庙,一个县才有一座,远远不能满足宣传孔子思想的需要。因此他建议,把一切淫祀庙宇都改成孔庙:

并令乡落淫祠,悉改为孔子庙,其各善堂、会馆,俱令独祀孔子。庶以化导愚民,扶圣教而塞异端。

儒教的传统制度,有百神祭祀。自然界的神灵,是上帝的下属;人间有功于国、有德于民的贤人,也得“祀以为神”。这就使儒教的神灵,可以无限制地增多。清朝后期,更是增祀添神成风。这样神灵众多,但意义浅薄,甚至都只有一个功能,即给人福佑。这样,除了使人为逐利祀神以外,不能有真正的教化功能。康有为看到了儒教的这个弊病,因而要求改革。改革的根据,也是在孔子。康有为认为,孔子当时,就是扫除一切淫祀。在《论语注》中,康有为说:

孔子定礼,祭止天、祖,其他皆为淫祀。妄祭以求福,是行谄媚也。盖上古淫祀之鬼甚多,孔子乃一扫而空之。观印度淫鬼之多,即知孔子扫除中国淫祀之力矣^[3]。

这是康有为对孔子“非其鬼而祭之,谄也”一语的注释,所谓仅祭天与祖,乃是康有为自己的改教思想。这个思想,也体现在他的《春秋董氏学》中。在那里,他认为,单祭天不行,单祭祖也不行。只有既祭天又祭祖,才合孔子正道。依据康有为这里的说法,则佛寺、道观,也属于淫祀之列。因此,他建议废除的淫祀,就包括佛寺、道观在内。

废除淫祀,是儒教的一贯方针。但是,由于儒教中百神祭祀的存在,就使淫祀往往和正祀

难以区分。而儒教也常常把淫祀中的神祇纳入自己的祀典,如同儒教国家对强盗实行招安一样,这就更加促进了淫祀的发展。扫除淫祀最为彻底的是太平天国的拜上帝教。但是,儒教不能这样做。而镇压了太平天国的曾国藩,甚至还盼望着,有朝一日恢复那些被太平天国废除了的祭祀。康有为的改教方针,既吸取了太平天国废除淫祀的思想,也保留了儒教自身的特点。比起曾国藩当时,应该说,是儒教思想的进步。张之洞在《劝学篇》中,主张废除佛寺道观的十分之七,是由于形势所迫,也应该是受到康有为思想影响的结果。

1898年,变法运动开始。同年五月,康有为上《请飭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奏章。这次建议废除淫祀不仅是为了广建孔庙,而且也是为了设立学堂:

查中国民俗惑于鬼神,淫祠遍于天下。以臣广东论之,乡必有数庙,庙必有公产。若改诸庙为学堂,以公产为公费,……则人人知学、学堂遍地。

这里要废除的淫祀,自然也包括佛寺、道观在内。而废除包括佛寺、道观在内的淫祀,可说是清朝末年不少先进人物的共识。比如陈炽,他在《庸书》中提出:“各省丛林、道院,藏污纳垢,坐拥厚资,徒为济恶之具。有犯案者,宜将田宅一律查封,改为学校。僧道还俗,愿入学者亦听之。一转移间,而正学兴,异端黜,宏治化,毓贤才。”^[4]这里,陈炽针对的,还是不法僧人。但康有为的《请飭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奏折,则针对的是一切淫祀,而不论其中的僧人、道士是否有罪。

历史总是在曲折中前进。康有为、张之洞,也包括陈炽等人,主张取缔淫祀,为的是保住儒教的正统信仰、正统祭祀。然而,历史和他们开了玩笑,辛亥革命以后建立的共和国境内,被取缔的虽然有他们所说的一部分“淫祀”,他们所要保全的正祀,却也被取缔了。而他们也要取缔的佛寺、道观,在新的共和国内,则得到了合乎时代潮流的保护。

二、辛亥革命彻底废除祭天、祭孔等传统宗教活动

辛亥革命以后,新的共和国建立。共和国

中没有皇帝,也就没有了天子。没有了天子,也就不再祭祀上天。在中国延续了至少两千年的天坛,被废弃了,改成了供一般民众游览的公园。如同清朝政府被推翻,没有了皇帝,自然也没有了什么宰相、尚书之类,更下面的什么巡抚、县令之类,也变了称呼一样。天坛被废,底下的地坛、日坛、月坛,还有各地的社稷、山川之类众多的神坛,以及所谓五岳、四渎之类的神庙,也都因为无人祭祀,而遭到了废弃。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社会最大的巨变,也是中国宗教有史以来的最大巨变。这次被取消的,不仅是淫祀,还有两千年历史的正祀。这些被取缔的神祇,过去都认为他们是人间吉凶祸福、王朝兴亡的主宰。然而,他们被取缔、不再有人祭祀以后,竟然都默默地接受了人们给他们安排的命运。

伴随着天地日月坛庙的被废,被废的神祇庙宇之中,还有一尊特别引人注目的,那就是孔庙。新的共和国不祭天,自然也不祭孔了。虽然像袁世凯、康有为这些人还不断掀起点小风浪,但是如同皇帝被废已经无法恢复一样,国家传统的祭天、祭孔制度,也再无法恢复了。由于天地日月等祭祀,过去仅仅是皇家的专利,所以这些坛庙的被废关注的人也不多。但孔庙是读书人专祭的神庙,而读书人又是特别能够在社会上发声的人群。于是,辛亥以后,为孔庙被废鸣冤叫屈的声音,就特别的响亮。由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组所编《中国近代史资料选编》,收集了辛亥革命以后孔庙被毁、孔祀断绝以后,儒者们悲痛呼喊的材料,兹摘录如下:

自南京教育部废止讲经读经功令一颁,薄海从风,有逾天宪。孔子之废祀者有矣,孔庙之毁位者有矣。视学者改良校章,注重此点,扫穴犁庭,唯恐不尽。^①

自国体嬗变,政号共和,操教育之柄者,贸贸然议废孔祀,攘夺祭由,禁止读经,毁拆圣庙。上行下效,举国若狂。^②

(南京)金陵初复……其时推翻孔教之声不绝于耳。^③

(上海)明辉置身教育,于今十载,……而不见孔子于学堂,则自去年始;不与学生拜孔子,亦自去年始。去年何年?孔子诞

生二千四百六十三年,即中华民国元年也。教育者相与谋,不奉孔,不拜孔……^④

(上海孔庙)乃自比年以来,渐就湮废。光复之初,颇遭蹂躏,至以黉舍为驻兵之地,泮水为饮马之池,……今则荆棘弗剪,榛莽塞途。^⑤

(湖南)福黎前在湖南内务司任内,见各处文庙,兵队杂居,学生寄宿,甚或改作新剧团,演唱戏剧。或占为女学校,晒晾秽污,触目伤心,令人垂涕。……其余各省州县之类此者,想亦不少。^⑥

(河南)近者文烈奉令出巡,周行所属,见夫各县孔庙,类皆颓壁荒凉,门庭污秽,鞠学宫为茂草,委礼器于荆榛。甚或宴乞栖迟,牧樵游憩。^⑦

自从人类由于贫富不同而被划分为不同的群体以后,对于同一件事情,至少都有两种不同的态度。怀旧者悲痛于已有的逝去,望新者期待着新事的到来。辛亥革命到现在,一百多年过去了。中国现在的状况,也是对当年前辈们的决定做出了最有力的注解和说明。

三、《神祠存废标准》对儒教神祇的全面废除

辛亥革命后建立的共和国,不祭天,也不祭孔。北京城里的天坛、地坛、日坛、月坛等被废了;各地的孔庙也陆续被废或改做他用了。然而,天地孔圣之外,还有各种各样大量的神庙神坛。这些神庙神坛,有的是过去政府承认的正祀,有的是过去政府也不承认的“淫祀”。比如,各地的社稷坛、风雨雷神祭坛,还有祭祀关帝(即关羽)等古代所谓英雄义士的庙宇,祭祀五岳、四渎等山神、水神的庙宇,就是所谓“正祀”。这些正祀神坛、庙宇突然失去了国家的信仰和维护,如同旧政府的官吏一样,也处于一个何去何从的境地。

新的共和国政府基于自己的立国思想,也鉴于康有为等人企图复辟封建制度,并同时复辟儒教给国家带来的混乱和灾难,在镇压政治复辟活动的同时,也干脆宣布,儒教不是宗教,从而釜底抽薪地除掉了企图复辟儒教的思想基础,并且把过去与儒教有关的神祇信仰几乎是统统称为“封建迷信”。既然是封建迷信,也就

是过去所说的“淫祀”，因而不仅不再允许民众祭祀，而且民众自发地祭祀这些神祇的活动，也常常遭到限制甚至阻挠。

然而，这些神坛或者神庙，过去许多就是由当地民众或依礼、或违制进行祭祀的。祭祀这些神祇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创造或者从事与这些物质条件有关的工作。比如，制造或贩卖香烛等，乃是一部分民众的职业和谋生手段。取消了对这些传统神祇的祭祀，许多民众的生活就暂时成了问题。而由此引发的民众群体闹事事件，也时有发生。

1930年3月，由行政院长谭延闿签署的反对鬼神迷信的文件，附有《取缔经营迷信物品办法》，要求各省市县政府督促警察局长和工商团体，遵照执行。被取缔的迷信物品经营者，包括经营锡箔、纸炮、冥镪、黄表、符箓、纸马像生及一切冥器。

文件发出不到一个月，浙江省政府就上书国民政府，说浙江省从事此类职业的，有数百万人。近年以来，工商凋蔽，失业人数本来就多，再加上这数百万人，不知如何处置才好。其中单是不许烧纸一项，已经使五十万人失业，影响社会安宁，云云。上海、绍兴等地也陆续反映此类情况，于是由行政院长谭延闿又签署文件，对这个办法暂缓执行。

《取缔经营迷信物品办法》发出不久，国民党中央遂向各级党部发布了一个在各省调查基础上起草的《神祠存废标准》（《标准》），对清朝政府遗留的各种神庙、神坛，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清理，作为各地处置这些传统神坛、神庙的法律根据。

该《标准》指出，神祇的产生，是由于“太古民智未开”。曾经有一段“民神杂糅”时期，可见“迷信之深”。但当时有所谓“春官”一职，秩序尚佳，“不若后世淫祀之风靡也”。也就是说，在《标准》作者看来，中国自周代以后，神祇信仰的众多，是超出规范的。

《标准》在《淫祠之盛行》一节，指出中国古代淫祠盛行的原因，一是“阴阳之说盛行”，以致“方士辈出”；二是佛教轮回之说“深中人心”；三是道教托名老子，却从事符箓烧炼。以致“邪说横流”，风俗日坏。

接着，《标准》历数古代反对淫祠的明智人

士。他们有：西门豹、贡禹、匡衡、第五伦、应劭、狄仁杰、后周世宗，宋代的李惟清、蒋静、陈希亮、夏竦，明代的岳贡、蒋清泉，清代的汤斌。此外，还有宋徽宗政和元年（1111）诏毁淫祠 1038 所。明代嘉靖年间（1522—1566）诏令废除淫祠。在《标准》作者看来，这些人都是古代破除迷信的英雄；这些事，也都是有益于世道人心的正确的事。

以上所论，可算是《标准》的序言。这个序言，是对我国古代神祇信仰状况的扼要总结，也是一个无神论的宣言。它宣布，新的共和国政府不再信仰任何神祇，并且要对以往的神祇，进行一次清理。

为了说明哪些神祇信仰应该保存，哪些应该废弃，《标准》把古代的神祇分为四类：

第一是“先哲类”。被称为“先哲”的神，应符合以下四条标准：一是对民族发展确有功勋者；二是对于学术有所发明，利普人群者；三是对于国家社会人民有捍卫御侮、兴利除弊之事迹者；四是忠烈孝义、足为人类矜式者。被列入“先哲”的人物，总共有十二个。他们是：伏羲、神农、黄帝、嫫祖、仓颉、后稷、大禹、孔子、孟子、公输般、岳飞、关羽。《标准》认为，这些人的神祠是应该保存而不废弃的。不同的是，在古代国家，此类人物就是国家祭祀的公神。在新的时代，只是把他们作为国家民族应该纪念的英雄、先哲。

第二是“宗教类”。《标准》认为，佛教、道教是多神教，回教和耶教是一神教。道教中，列出了老子、元始天尊、三官、天师、王灵官、吕祖等神祠。《标准》认为，新的共和国是“以党治国”，依国民党党纲，人民有信仰的“绝对自由”。所以，对于宗教性质的神祠，应一律保存。同时，《标准》也指出：“流俗假宗教之名，附会伪托之神，与淫祠同在取缔之列。”其假借、伪托的例子有：一是崇拜偶像之佛，不符合佛教本来宗旨；人死之后，请僧人念经超度，“尤属不经”；二是道教中，应信仰老子《道德经》。“其以服饵修炼、或符箓禁咒蛊惑人者”，应一律取缔。人死之后，请道士念经，和请僧人一样，“尤为无稽”。因此，也在取缔之列。可惜的是，这些年来，当时被认为是“蛊惑世人”“尤为无稽”的和尚、道士为死人念经超度之事，大有流行并且合

法化之势。

第三是古神类。有日月星辰,有山川土地,还有风云露雷之神,等等。《标准》认为,这些神,在古代,多认为是“可祀之神”。而且“明清以来,载入祀典”。但以“现代潮流考之”“均无存在价值”。也就是说,应该全部取缔。

第四是淫祠类。开列的淫祠,有张仙、送子娘娘、宋江、时迁、二郎、狐仙等等,不过是举例而已。这类神祠,过去都常被取缔,现在更不能保留。

最后,《标准》要求改革“祀神礼仪”。取消“烧香、跪拜、冥镪、牲醴等旧节”,其他“进香朝山”“抽籤礼忏”“设道场、放焰口”等“陋俗”“尤应特别禁止”。《神祠存废标准》的公布,标志着儒教神祇的彻底被废。如果说辛亥革命也是一次儒教神祇的集体葬礼,那么,这个《神祠存废标准》,就是一篇废弃一切儒教神祇的祭文。从此以后,随着这些神祠大都被废,部分甚至包括学者们,不知道中国古代还有一个儒教存在。

四、从《神祠存废标准》看中国传统文化的性质

《神祠存废标准》对于传统神祇的描述,使我们可以从总体上看到传统文化的性质。

《标准》所说的四类神祇中,“宗教类”包括了佛教、道教、回教(即伊斯兰教)和耶教(即基督教)的神祇。其他三类神祇,不在这些宗教之内。或者说,不是这四种宗教之内的神祇。那么,它们是谁的神祇呢?简而言之,都是儒教的神祇。

春秋战国以来,中国传统的神祇,被儒教全部接收,并不断有所增加。这些神祇,按类别分为天神、地祇和人鬼三类。按级别则分为大祀、中祀和小祀。其天神、地祇,就是《标准》中所说的“古神类”;人鬼,就是《标准》所说的“先哲类”。不入国家祀典的,被称为“淫祀”,大体和《标准》所说的“淫祠类”相当。

从唐代开始,儒教神祇形成了明确的级别分类,正祀中的“古神”“先哲”,被划分为大、中、小祀三个级别。大祀包括天神中的“天”(一般称“昊天上帝”或“皇天上帝”)“地”(皇地祇);中祀包括社稷、孔子、五岳、四渎、城隍,等等。其他门神、灶神、马神、司命等等,则属于小祀。

皇帝的祖宗神,在古代是大祀,《标准》没有提起。还有昊天上帝和皇地祇,也没有提起。因为当时北京的天坛、地坛,还有皇家太庙已经废弃,不必再说了。然而在古代,却是国家,也是儒教最重要的神祇。《标准》的作者也很明白,所以《标准》的序言中,一开始就指出,“无论古今中外,莫不祀天”。说我国古代,从黄帝开始,就祭祀上帝,以后则天子祭天。而古代神祠可考者,就有“天地神祇”。

此外,《标准》还有一条说得不够准确,那就是“明清以来”,先哲等神祇才“载入祀典”。因为只要稍微查一查“二十四史”,几乎每一部史书都可以说明,这些神祇,从古以来,就是中国古代国家祭祀的、载入祀典的神祠。

《标准》所说的“先哲类”四条标准,大体上就是春秋时鲁国贤人展禽所说,先载入《国语》、后载入《礼记》的古代国家祀以为神的基本原则的延续和发挥。展禽所说祭祀标准是:

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5]

所谓“法施于民”,大体就是四条标准中的第二“对于学术有所发明”和第四“忠列孝义足为人类矜式”“以死勤事”“以劳定国”,就是第一条“对民族发展确有功勋者”“能御大灾”“能捍大患”,就是第三条“对于国家人民有捍卫御侮、兴利除弊之事迹者”。

也就是说,在中国古代,把那些对国家民族、社会人民有突出贡献的人物祀为贵神。现在是新时代了,要把古代那些列入国家祀典的贵神重新还原为英雄贤哲之人。不同的是,古代被祀为贵神的人物多到难以数计。而依《标准》所要保留的中国古代先哲,只有十二位而已。

“宗教类”以外,包括十二位先哲,在中国古代,就属于我们所说的儒教神祇系统。据此前二百年左右由清朝政府编成的《古今图书集成》可知,当时每个府州县内,儒教的神祠,大体是佛、道二教神祠数量的二倍。现在,这些神祠绝大部分被废弃了,相应的神祇自然也不再被人祭祀。而依《标准》所说,其实,古代这些神祇信仰,都是危害人心的迷信:

我国古代祀神,如“禋于六宗”,望于山

川,燔柴以祀天,沉圭以祀河,其礼节仪式,均甚简单。后世惑于邀福免祸之说,变本加厉,媚神之术,无所不至,以致迷信之风日炽,人心陷溺,几不可救。在神权或君权时代,衮人同兽争、人同天争之余毒,是野心家所利用,以迷惑民众,犹为贤者所不取;

今则不仅神权已成过去之名词,即君权已为世人所诟病,我最优秀之神农华胥,若犹日日乞灵于泥塑木雕之前,以韬蔽其聪明,貽笑于世界,而欲与列强争最后之胜利,谋民族永久之生存,抑亦难矣。……

于是,《标准》认为,不仅天地山川等祭祀要加以取缔,即使崇拜先哲,“亦重在钦仰其人格”。也就是说,不能再把他们当作神祇加以祭祀。

这是一个大变革。从此以后,中国传统由国家尊奉,几乎是全民信仰的儒教,不仅不再存在,就连儒教残存的神祠,也被不断废弃,其房产不少也改作他用,或作为文物,供人瞻仰和参观。但是,要说中国古代是没有宗教的国度,就是不了国情之论。

注释

- ① 《常子襄先生与本社商榷进行槁》,《宗圣杂志》第 1

卷第 2 号《纪载》第 6 页,1913 年出版。

- ② 孔教会澳门支会《创办孔教学校弁言》,《孔教会杂志》第 1 卷第 8 号《孔教新闻》第 10 页,1913 年 9 月出版。
- ③ 《姜曙东先生来书》,《孔教会杂志》第 1 卷第 4 号《丛录》第 8 页,1913 年 5 月出版。
- ④ 上海姚明辉《废孔教育之大危》,《孔教会杂志》第 1 卷第 2 号《时评》第 1 页,1913 年 3 月出版。
- ⑤ 上海县议会副会长李右之《修葺孔庙之建议案》,《宗圣汇志》第 1 卷第 5 号《丛乘》第 4 页,1913 年 9 月出版。
- ⑥ 《尊崇文庙案》,《孔教会杂志》第 1 卷第 11 号《丛录》第 18 页,1913 年 12 月出版。
- ⑦ 《河南巡按使田文烈呈拟以办学人员暂兼孔庙奉祀官以资典守而节经费文》,见《宗圣汇志》第 2 卷第 2 号《丛乘》第 5 页,1915 年 6 月出版。

参考文献

- [1] 神祠存废标准[S]//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 5 辑第 1 编.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 [2] 张之洞. 劝学篇[M]. 李忠兴,评注.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
- [3] 康有为. 论语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84.
- [4] 陈炽. 庸书[M]. 北京:朝华出版社,2018.
- [5] 阮元. 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M]. 南昌府学刊本, 1815(清嘉庆二十年).

(责任编辑 马亚利)

Standards for the Preservation and Abolition of Shrines and the clean-up of the Confucian gods since the late Qing Dynasty

LI Shen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Standard for the Preservation and Abolition of Shrines promulgated in 1928, it is of great academic significance for the study of Confucianism to probe into the situations that the state government cleaned up the traditional shrines from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se situations show that in ancient China, besides Buddhism, Taoism, Islam and Christianity, there still existed a Confucianism that took heaven and earth, sun and moon, mountains, rivers, lakes and seas, as well as human heroes and sages as gods. The experience and lessons of cleaning up traditional gods at that time can be used for reference today.

Key words: Confucianism; Shrine; Gods; Worship of unorthodox gods; Sages